

有关“把”字句里表示处所的“从L”的几个问题

刘培玉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在把字句里, 表示处所的“从L”可以在“把”字短语的前后出现, “从L”以出现在“把”字短语的后面为常见形式。其语义指向有三种: 指向主语、“把”的宾语和动词。“从L”可次范畴化为动作的起点、途径和原点。“从L”制约“把”字句主语的语义类别、动词的类、语义特征和结构类型, 嵌入“从L”的“把”字句是“把”字句的典型形式。“从L”在“把”字短语前后出现受三个因素的制约: “从L”的语义指向、介词短语与前接成分的照应情况和凸显原则。

关键词: “从L”; “把”字句; 语义功能; 制约; 位序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5-0644-05

表示处所的“从”字短语(以下用“从L”表示)在“把”字句(也包括“将”字句)里的位置有两种: 一是位于“把”字短语之前, 我们称这类句子为A式; 一是位于“把”字短语之后, 我们称这类句子为B式。

本文立足A、B两式, 分析“从L”的语义功能, 讨论“从L”对“把”字句的制约情况, 考察“从L”在“把”字短语前后出现的制约因素。

一、“从L”的语义功能

(一) “从L”的语义指向

在“把”字句里, “从L”的语义指向有三种: 指向主语、“把”的宾语和动词。例如:

(1) 王井魁蒙在后屋地下的洞里, 洞的出口在房后菜园里靠墙根的一垛柴草底下, 平时他母亲从外面把这屋的门锁上。(冯德英《迎春花》)

(2) 林雁冬又从望婆婆手上把那一卷钞票拿了过来, 举在老人眼前。(谌容《梦中的河》)

(3) 那时的庙堂里常有地狱的塑像, 其中有一堂是女人在阳间与人通奸, 死了以后就得下地狱, 由两个小鬼用大锯从两腿间向下把人锯成两片。(陆文夫《人之窝》)

例(1)的“从外面”指主语“母亲”的位置, 例(2)的“从望婆婆手上”指“把”的宾语“那一卷钞票”的位置, 例(3)的“从两腿间”指动词“锯”的处所。以上三例是A式, 再看:

(4) 林忠窜到里间, 把黄脸保长从热被窝里提出来, 低骂着:“奶奶! 还认识么?”(知侠《铁道游击队》)

(5) 范英明道:“你们不捆我们, 也应该把门从外面锁死, 或用铁丝扭牢。”(柳建伟《突出重围》)

(6) 武三通双掌齐向栗树推去, 吆喝声中, 将树干从中击断。(金庸《神雕侠侣》)

例(4)的“从热被窝里”指“把”的宾语“黄脸保长”的位置。例(5)的“从外面”指主语“你们”的位置, “你们”承前分句的主语而省略。例(6)的“从中”指动词“击”的位置。

有时, A、B两式里的“从L”在语义上可同时指向主语和“把”的宾语, 例如:

(7) 敌人不敢接近山洞口, 便从山坡上把大捆树枝用火点着, 滚到洞口。(杜鹏程《保卫延安》)

(8) 我先她一步按住门把手, 接着把门锁死, 把她从门口推开。(王朔《过把瘾就死》)

有时, 句子里出现两个“从”字短语, 一个指向主语, 位于“把”字短语之前; 一个指向“把”的宾语, 位于“把”字短语之后。例如:

(9) 这时, 她像接到魏强来临的通知书, 魏强好像眨眼之间就会到来, 到达这里, 探出大手从空中把她从这间屋里拽出去, 拽回根据地。(冯志《敌后武工队》)

(二) “从L”的次范畴

根据“从L”与动词之间的关系, 可以将“从L”次范畴化为动作的起点、动作的途径和动作的原点。

例如:

(10) 春儿从炕洞里把那枝逃兵留下的枪扯出来,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放在炕上。(孙犁《风云初记》)

(11) 战士们一起用劲,把刘勋苍从雪坑里拔出来,他已是一个浑身粘满雪粉的白人了。(曲波《林海雪原》)

例(10)是A式,例(11)是B式。两例的“从L”都表示动作的起点。

(12) 李敬原把一份证件交给司机,司机从车窗上把证件递了出去。(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13) 他揭起那床带血的破布毡,又回到牢门边,把布毡从风洞里扔下楼去。(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例(12)是A式,例(13)是B式。两例的“从L”都表示动作的途径。

(14) 很厚的榆木大门包着铁叶子,一排排钉着大头生铁钉,用斧头绝难砍开,而且在宅子被围攻时,站在对面街房上的兄弟们听见声音,知道守宅子的人们用石条和木头从里边把大门顶得很牢。(姚雪银《李自成》)

(5) 范英明道:“你们不捆我们,也应该把门从外面锁死,或用铁丝扭牢。”(柳建伟《突出重围》)

例(14)是A式,例(5)是B式。两例的“从L”都表示动作的原点,“从”可以换成“在”。试比较:

(15) 结果她爸爸又一次失去控制,他上去打了她一巴掌,桑桑怪里怪气地看了他一眼,也不反抗,后来她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在外面把门反锁上了。(迟子建《原野上的羊群》)

(16) 她们自从被关进这个教室来,就作了战斗准备!由李金魁的媳妇大女指挥着,用教室的桌子把门口窗户都在里边给堵起来。(刘流《烈火金刚》)

二、“从L”对“把”字句的制约

“从L”对“把”字句主语的语义类别、“把”字句的动词、“把”字句的语义特征和结构类型都有很大的

制约作用。

(一) “从L”对“把”字句主语的制约

受“从L”的制约,“把”字句的主语多是指有生命力的名词和代词,或是有能力实施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能力名词。它们是“能力施事”。例如:

(17) 小萝卜头把一张纸从门洞里递了进来。(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18) 明年清明节,你把你妈从老家接来吧,我们一别就是二十七年,太长了。(柳建伟《突出重围》)

(19) 这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暖流终于把人们从任大叔的灶屋里连同熏得眼睛流泪的烟雾一起给吹出来了。(白桦《古老的航道》)

在A、B两式里,主语不能是没有能力实施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名词,例如:

(20) 桑葚把孩子的舌头都吃紫了。(王还例)

此例的主语“桑葚”是动作的受事,它没有能力实施“吃”的动作,句子里不能嵌入“从L”。

(二) “从L”对“把”字句动词的制约

受“从L”的制约,A、B两式的动词都是“可控”的及物动词,不能是“非可控”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例如:

(21) 桂玲一看高军谊情绪不错,就从床底下把五千块钱拿出来,“军谊,这是小王给的五千,说是你帮他做生意该得的信息费。”(柳建伟《突出重围》)

(22) 他把笔记本和钢笔从塑料袋里掏出来,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报道的题目:《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路遥《人生》)

(23) 可把老祖宗累坏了。(沈阳例)

例(21)的“拿”和例(22)的“掏”都是“可控”的及物动词。例(23)的“累”是“非可控”的不及物动词。前两例是嵌入“从L”的“把”字句,后一例不能嵌入“从L”。

在A、B两式里,受“从L”的制约,绝大多数的动词都具有“使物体位置移动”的语义特征,如“拿”和“掏”。这样的动词有两类:一类是典型的动作动词,如拿、掏、传、接、拔、拉、扯、吹、搬等;一类是使动词,如伸、露、集中、垂、闪、缩、退等。再如:

(24) 孙悦调皮,不断地把脚从船帮伸进水里,朝

我身上泼水。(戴厚英《人啊,人》)

(25) “让他晚知道一会吧,他还以为儿子在前方和反动派作战,满心喜欢地等他的平安家信……”振德想着,把脚从门槛内轻轻缩回来。(冯德英《迎春花》)

A、B两式里也有极少数动词不具有使物体位置移动的能力,这些动词出现的频率很低。例如:

(26) 每当一位男性和女儿在一起时,都不免使作母亲的心怀鬼胎如临大敌,总要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从女儿嘴里把那人的一切一切打探得详详细细。(谌容《梦中的河》)

“打探”是“可控”动词,但不具有“使……位移”的语义特征。

(三) “从L”对“把”字句语义特征的制约

“把”字句既可表示处置^[1],也可表示致使^[2]。但在嵌入“从L”的“把”字句里,受“从L”的制约,“把”字句只能表示处置,不能表示致使。因为在这类“把”字句里,句子的主语都是“能力施事”,动词都是“可控”动词,因此句子都表示主语通过动作能动地对“把”的宾语实施作用。如例(17)(18)和例(19)。

在嵌入“从L”的“把”字句里,句子不能表示致使。如例(20)表示致使,句子里则不能嵌入“从L”。

在A、B两式里,绝大多数的“从L”都表示动作的起点或者途径,因此绝大部分的句子都表示主语通过动作使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如(21)和(22)。少数句子表示主语通过动作使“把”的宾语的状态发生变化,如:

(27) 史蒂文走过来,从背后把她搂住了。(白帆《寂寞的太太们》)

(28) 在天快拂晓的时候,小坡把正副大队长和政委从草铺上推醒,老洪忽的坐起来:“什么事?”(知侠《铁道游击队》)

(四) “从L”对“把”字句结构的制约

在A、B两式里,受“从L”的制约,绝大多数的句子都表示主语通过动作使“把”的宾语的位置发生变化,所以A、B两式以动趋式和动介式为主要结构类型。因为趋向动词和具有趋向意义的动介兼类词

(包括“到”“往”“给”“向”“在”等)构成的短语做补语是最能表达物体位置变化的格式。笔者共收集到A、B两式666个,其中动趋式有538个,动介式有85个,动结式20个,其余类型的共有23例。如例(17)(18)和例(19)是动趋式,例(27)和例(28)是动结式,下面两例是动介式:

(29) 战士们把烫热的步枪,从这个肩上移到那个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去。(杜鹏程《保卫延安》)

(30) 一个年轻的农工从我脑后嘻嘻哈哈地把这只死乌鸦扣在我的头上,还似乎是鼓励地拍了拍我的脑袋。(张贤亮《绿化树》)

在动趋式里,“出”和“出来”表示“从里面到外面”^[3],与表示起点的“从L”最相匹配,以表示施事通过动作使物体从某个处所的里面移动到某个处所的外面,因此“出来”和“出”做补语的次数最多。在538个动趋式里,“出来”是158次,“出”是106次;在动介式里,“到”字短语表示“到达某个位置”,也最适宜与表示起点的“从L”相匹配,以表示施事通过动作使物体从某个处所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到”字短语充当补语的频率非常高,在85个动介式里,“到”字短语做补语的次数是67次。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嵌入“从L”的“把”字句是“把”字句的典型形式。

三、“从L”在“把”字短语前后出现的制约因素

“从L”在“把”字短语前后出现的情况不同。在666个嵌入“从L”的“把”字句里,A式142个,B式524个,两者相比为1:4。因此,“从L”以出现在“把”字短语后面为常见形式。

“从L”在“把”字短语的前后出现,这种情况属于介词短语的连用。周小兵认为:“几个介词结构同现时,倾向于把音节长的放在前面,音节短的放在后面。”^[4]但这个原则不能决定连用的“从L”和“把”字短语位置的先后。例如:

(31) 丐水镇热心快肠的居民将辣辣从好义茶楼的废墟里抬回了家。(谌容《你是一条河》)

(32) 桂花跟出来, 把那条旧桑木扁担从草棚里找出来, 交给春玲说: “出远门, 不找条好扁担, 想用这个旧的 ……” (冯德英《迎春花》)

(33) 他知道, 哈叭狗逃回据点, 只用一个电话, 就能从保定把大批的敌人, 连老松田在内给勾引出来。(冯志《敌后武工队》)

(34) 伪军们见大势已去, 纷纷从窗里门口把枪扔出来, 乞求道: “不打啦! 不打啦!”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

例(31)和例(32)是B式, 例(33)和例(34)是A式。在例(31)里, “将”的宾语的音节比“从”的宾语的音节短; 在例(32)里, “把”的宾语的音节比“从”的宾语的音节长。在例(33)里, “从”的宾语的音节比“把”的宾语的音节短; 在例(34)里, “从”的宾语的音节比“把”的宾语的音节长。因此可以看出, 介词宾语音节的长短不能决定连用的介词短语位置的先后。

笔者根据观察, 发现“从”字短语在“把”字短语前后出现的制约因素有三:

(一) 语义指向原则

当“从L”在语义上指向主语时, 它位于“把”字短语之前; 当“从L”在语义上指向“把”的宾语时, 它位于“把”字短语之后。例如:

(35) 车开出来, 会长打开车门, 还尽让杨晓冬先上, 韩燕来从旁边一把将他揉上去。(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36) 他把右手从空中劈下来, 结束了他的谈话。(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

在例(35)里, “从旁边”指主语“韩燕来”的位置; 在例(36)里, “从空中”指“把”的宾语“右手”的位置。这两例的“从L”的位置都不能移动, 如果移动, “从L”的语义指向就发生了变化。如例(35)若变为: “‘车开出来, 会长打开车门, 还尽让杨晓冬先上, 韩燕来一把将他从旁边揉上去。’“从旁边”转指“将”的宾语“他”的位置。例(36)若变为: “他从空中把右手劈下来, 结束了他的谈话。”“从空中”转指主语“他”

的位置。

(二) 照应原则

有时, 在没有语义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为了与前面的成分就近照应, 把“从L”提到“把”字短语之前。例如:

(37) 灯下, 方桌的中央摆着那一大钵浓浓的鱼汤。望婆婆从汤里把一整条鱼挟到林秀玉面前的盘子里, 又给她倒上醋。(谌容《梦中的河》)

此例的“从汤里”指“把”的宾语“一整条鱼”的位置, 本该位于“把”字短语之后, 但“从L”与前接成分有照应关系, 就把“从L”提到“把”字短语之前。

(三) 凸显原则

有时, 为了凸显“从L”, 也可以把它提到“把”字短语之前。例如:

(38) 你要不是实心实意地怜惜他们, 肯从几千里外把他们带回来? 我是这么看, 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离开你活不了。(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在这例, “把”的宾语“他们”与前接句的宾语相同, 是旧信息, “从几千里外”是新信息。按照应原则, 应将“把”字短语放在“从L”的前面。但作者为了凸显“从L”, 就把它放在“把”字短语之前。同样, 为了凸显“把”字短语, 也可以将本该位于“把”字短语之前的“从L”移后。例如:

(39) 然后, 她看到韦鹏飞一下子扑了过来, 捉住了她的手, 把好几片碎玻璃从她手掌上拿开, 他抬眼看她, 脸上毫无血色。(琼瑶《月朦胧鸟朦胧》)

此例中, “从”的宾语“她手掌上”与前句的宾语“她的手”有照应关系, 按照应原则, 它应位于“把”字短语之前。但“把”字短语是作者要突出强调的成分, 所以把它放在“从”字短语之前。

在嵌入“从L”的“把”字句里, 绝大多数的句子是描述“把”的宾语的位置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因此绝大多数的“从L”在语义上指向“把”的宾语。所以在这类“把”字句里, B式要多于A式。A式的“从L”或者在语义上指向主语、或者与前面的成分相照应、或者是突出强调的成分。

致谢: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邢福义先生审阅并指正, 谨致谢忱。文中错谬由笔者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 [1] 王红旗.“把”字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J]. 语文研究, 2003, (2): 35-41.
- [2] 叶向阳.“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D].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7.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21-123.
- [4] 周小兵. 谓词前多项介词结构的同现次序[A]. 现代汉语介词研究[C].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203.

On the “Ba” sentence inserted by the location phrase “cong L”

LIU Per-yu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 sentence, the location phrase “cong L” can be inserted before and behind the “Ba” word phrase, of which the latter is the normal form. The “cong L” which can be subcategorized “origin, track, source” points to the subject, the object of “Ba” and verb semantically. The “cong L” has much restriction on the subject, verb, semantic character an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Ba” sentence. The “Ba” sentence inserted by the location phrase “cong L” is the typical form. Whether the “cong L” is placed before or behind the “Ba” word phrase are determined by three factors: the semantic reference of the “cong L”, response to frontal component of preposition phrase and salience principle.

Key words: the phrase “cong L”; the “Ba” word sentence; semantic function; restriction; order

[编辑: 苏慧]